

兩
漢
筆
記

覆校官中書

臣

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

臣

王鍾泰

膳錄監生

臣

張士琛

膳錄貢生

臣

趙希濬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筆記卷六

宋 錢時 撰

宣帝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爽數月曾孫立為帝
許氏為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
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
故劔大臣知旨白立許婕妤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
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

昌成君

人主之趨向羣下所由以響應也孝宣詔求故劔而大臣已默喻其旨向使一念之差則逆探上意而迎合之者皆羣邪從災之路矣可不謹歟

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

夫駑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
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大臣受先君之託凡所以定變故安宗社皆其職之
所當為非過分也湯崩太甲立於伊尹之手不明而
放之思庸而復之既復辟而去之尹固未嘗以為已
功而太甲亦豈以為已私恩哉廢賀立宣正自霍光
分內事耳光不以寵利居成功必不使其君有芒刺
之憚宣帝有天下而不與必不至有禮下已甚之過

君臣皆失其分非保終吉之道也小畜者臣畜君之卦上九爻曰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幾望而猶征雖君子亦凶况霍光乎况無德以載而黨親根據於朝廷乎

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

平

民間所聞天下之公論也宣帝知百姓苦吏急而用
黃霸是矣持是以往無所變亂則孝文之遺風可復
而孝武之虐焰當為之一洗奈何卒用文法吏而以
刑繩下乎甚矣習氣之易移而流於不美者之勢順
也大凡初心無有不善後世人主有得於民間之公
論行之以果斷持之以悠久毋轉移於氣習變亂其
初心哉

地節二年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

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選請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宣帝親政而以太守吏民之本可謂知所務矣夫太守數易豈止下不安而已乎是故欲致治非久任不可欲久任非擇賢不可數遷數易如寄傳舍政何由成化何由洽也至有治理效則璽書勉勵增秩賜金

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此意尤善伯禹后稷以至康叔蘇忿生之徒皆由諸侯而入為公卿此古制也宣帝致中興之治其有以哉惜乎所謂良吏止漢世人物而治亦止於漢耳

三年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霍顯聞立太子恚怒不食嘔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

行

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甚矣霍顯之陰謀禍賊
一至於此也既殺許后而立其女又教其女殺太子
為外孫他日之地覆宗絕祠豈足怪哉觀光初聞許
后之死大驚欲自舉發而不忍使於此時竟發其事
去一悍妻而全一族斷閨門之私情而全忠臣之大
義豈不甚偉一時之不忍而不知有大忍者在其後
雖竭節於國而不能正其家有蓋世之功而不能免

赤族之禍可為萬世戒矣

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監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立太子而植黨於外氏此貴戚擅權之根也疏廣斯
言為慮遠矣不擇師傅以教之以養成其德性而徒
私外氏以權以助成其偏黨比周之勢此豈天下之
福哉

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躬親朝
政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
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
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

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
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
任勝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祿大夫
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婿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
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戊戌更以
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
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
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

祿勲及光中女壻趙平為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
平騎郡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而及兩宮衛將屯兵
悉易以所親信許史之子弟代之

班史謂霍光不學無識闇於大理夫以大將軍之尊
身任天下之重而宗族親戚分據勢要執兵柄環朝
廷之上非識闇肯為是哉然嘗考之光之為此蓋基
於上官桀之變但知徧置親族植黨與以自固而不
悟國之名器非我一家之私物也宣帝黜削其權大

明公道選天下忠賢而用之夫誰曰不可奈何奪之霍氏而復易以所親信許史之子弟乎然則與光之見何以異觀霍禹有謂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而凶人之謀乃緣此生此雖權寵醞釀之極必至於是而亦宣帝舉措之不正大有以速禍可為世戒也

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